

鱼鳞瓦

周华诚



白墙黑瓦隐于乡间

开车去何田乡，一路越往深山里走，越觉得山清水幽。

白墙黑瓦，零星隐现于远处山林里。真是好风景。我忍不住在路边停车，远望河对面那林间的老屋，看那白墙与黑瓦。

层层叠叠鱼鳞瓦构成的屋顶，斑驳的样子，真美。

我喜欢鱼鳞瓦。

在浙西南乡间，这样的瓦曾经随处可见。童年时候，我们坐在瓦下听风。风是从山巅松林吹起来的，经过山涧，掠过鸟的翅膀，遇到一座屋脊，顺势洒落，继而从瓦隙间钻进来。风钻进来的时候，打了一个长长的唿哨。

天井是风的大门。夏夜我们坐在天井里，仰头就是满天星斗，夜空湛蓝。月光如水，漫过天井，风在天井四面打着回旋，所有的燥热一下子被带走。

去年我到“五峰拱秀、六水回澜”的古老徽州，特意去看了好几座老民居。那些房子栉风沐雨，显出古朴雅致的样子，在时光里静默，并且静默如谜。我在天井拿把竹椅躺下来，不一会儿，居然睡着了。

天井里，有兰花开放，递出馨香。

这样的屋顶如今已不多见了。我在童年时经常遇到。杉木的檩子架在墙上，细密的椽架架在檩子上。一片片瓦排着队，肩并肩，手拉手，重叠着从屋脊一直排布到屋檐。单独的瓦片，本来最为简单的几何造型，因为群体的构成而造就了奇迹，仰放则为谷，反覆而成峰，峰谷相连，山意起伏。这样的屋顶，呼应着远处的山林，近处的树影，也呼应着

鸟的翅膀，风的足迹。

风在瓦隙间掠过，有如带笛行走。

急雨敲瓦，更有激昂之声。譬如盛夏时的暴雨来临，风携带着雨，哗，一阵急，哗，一阵缓，可以听见雨的脚步，在瓦背上奔跑。一忽儿过来，一忽儿过去。声声切切，似万马千军。

这样的老屋顶下，宜弹一曲古琴听。

尤其是在下雪之后。雪落江南，不像落在东北那么恣意，那么狂野。雪在江南是克制的，下了一夜，就不下了。或者，在瓦上铺了半尺，最多不过一尺，就不下了。于是太阳出来，雪水融化，雪水沿着瓦隙滑到檐边，滴答滴答，敲打在石阶上，冰凌也在屋檐下越挂越长。

雪铺在瓦上。黑瓦不见了，代之以一片素净。雪让屋顶变得温柔起来。雪让整座村庄变得像一个童话。

四季里，在鱼鳞瓦屋顶下可以看见：

青草。竹林。茶园。花朵。紫云英。银杏。板栗。

可以听见：

山歌。号子。鸟鸣。鸡叫。蚍蚍声声。月光如流水潺潺流淌。

有一年，我去高田坑村，看见那么多的完整的夯土墙与黄泥屋。黄泥屋的屋顶，就是成片的鱼鳞瓦。秋意真浓呀，在高田坑，村民们把秋天丰收的辣椒用竹匾盛起，搁在这样的瓦背上晾晒。秋天的阳光打下来，整座村庄都是温暖的颜色。

那样成片的鱼鳞瓦屋顶，真是珍贵呀。

只有在这样的大山深处，这些朴素的民宅才得以穿越时间保存下来。这些房子都凝聚着村民的生活智慧，也收集着每一户人家的悲喜日常。而今大多数人已经搬离，有的进了城，有的搬进了山下的楼房，但是这些房子还在，那些逝去的旧日时光也依然还在。

瓦由泥土烧制而成。旧瓦尤有厚朴与宁静之美。

泥土能接通人与自然的气息。所以人住在这样的房子里，便可以让松涛、流泉、风吟、虫鸣都涌进来。人睡在瓦下，也有山林之气。

上次到中国美院，去看民艺博物馆的展览，发现这座博物馆里居然用了那么多的瓦片。瓦片被设计师做成了建筑的墙，而且是镂空的墙——钢索固定着一片片瓦片，构成了外墙的表皮。在这里，瓦片不再是屋顶的一部分，而是墙壁的一部分——远远看去，瓦片就像悬浮的一样，光线透过瓦片与瓦片之间的间隙，在地面投下奇妙的光影。光线朦胧，若隐若现，有若雨后步入竹林，枝叶摇曳，风语轻吟。

钢绳上的瓦片，有一种轻灵感，又有一种脆弱感：生怕有一片瓦会掉下

来。

在宁波博物馆，我也被墙壁里的旧瓦所打动。设计这座博物馆的是获普利兹克奖的建筑师王澍。他用了大量的残砖旧瓦，来建这面“瓦片墙”。“瓦片”就是当地所说的残砖碎瓦。这座博物馆，用了大约百万块以上的旧砖旧瓦，包括青砖、龙骨砖、瓦、打碎的缸片等等。这些东西，大多是当地在旧城改造时，到处可见的瓦砾碎片。

面对这样一座墙，会觉得城市的记忆与历史，被这些残砖碎瓦给接续上了。

瓦是砖瓦厂烧制出来的。我们村庄附近从前就有砖瓦厂。工人从田中取泥，摔坯，割泥——用铁丝割泥，割出一块砖，割出一片瓦，再层层叠叠擦进窑子里烧。几天几夜，火让砖成了砖，让瓦成了瓦。

砖瓦工人真是辛苦。远远看去，他也像是一个泥人。

现在没有这样简陋的砖瓦厂了。如果鱼鳞瓦需要更换，也几乎买不到了。那些趁天晴时上屋顶翻瓦捡漏的人，常常一边捡漏，一边叹气。

这样的瓦顶，早已被吴冠中画进他的江南中。青山老树，屋舍俨然。乌黑的瓦、洁白的墙，是吴冠中每一幅水墨江南中都有的元素。白墙是虚的，黑瓦是实的，这虚与实之间，已是一整个江南。

我在开化山野间行走，遇见那些白墙黑瓦的老房子时，真想去问一问，他们的瓦是哪里买的，还能买得到吗？我觉得是不容易买到了。

隔着一条河，我看见对岸的山林、炊烟、鱼鳞瓦，就觉得那才是故乡的屋顶。这春雨点点滴滴地落下来，敲打在瓦背上，或者又从屋檐淅淅沥沥成串地

落下来，你也一定会觉得，整个江南的乡愁，都在这样的瓦隙间了。

你说，为什么，在都市里，建筑师们要用残砖断瓦搭建起一个思乡的房子呢？那哪里只是建筑，那真是一个世界呀。那是一个远方的世界，是精神的远方，那一片片的鱼鳞瓦，翻过来，两边卷卷，可以盛放流浪的乡愁。



乡间老屋，可以让松涛、流泉、风吟涌进来。



黄泥屋顶，成片的鱼鳞瓦



HEALTHY
KAIHUA
健康开化

健康开化我给力
幸福开化我受益